



世界 科幻大师
丛书

不锈钢老鼠的 宇宙冒险

[美] 哈里·哈里森 著 曾真 吴颖 译



不锈钢老鼠高唱蓝调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SINGS THE BLUES

不锈钢老鼠落入法网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THE UNIVERSAL ADVENTURES OF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
不 锈 钢 老 鼠 的 宇 宙 冒 险
.....

不锈钢老鼠高唱蓝调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SINGS THE BLUES

不锈钢老鼠落入法网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A STAINLESS STEEL TRIO by HARRY HARRISON

Copyright: ©2002 by HARRY HARRISON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by HARRY HARRISON

Copyright: ©1961 by HARRY HARRISON, copyright renewed

ADVENTURES OF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by HARRY HARRISON

Copyright: ©1972 by HARRY HARRISON, copyright renew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锈钢老鼠的宇宙冒险/[美]哈里森 著; 曾真吴颖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12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394-3

I. 不… II. ①哈… ②曾… ③吴…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919 号

图进字 21-2006-17 号

图进字 21-2006-18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不锈钢老鼠的宇宙冒险

- 不锈钢老鼠高唱蓝调
- 不锈钢老鼠落入法网

著 者 [美]哈里·哈里森

译 者 曾真吴颖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齐

封面设计 黄远霞

版面设计 黄远霞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1.5 字 数 25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ISBN 978-7-5364-6394-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UNIVERSAL
ADVENTURES OF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不锈钢老鼠的宇宙冒险

导
读

哈里·哈里森和他的 “不锈钢老鼠”

哈里·哈里森 (Harry Harrison, 1925 ~),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 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创始人、首任主席。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 哈里森的作品涉及讽刺、幽默、冒险和自然探索等多个领域, 其中的“不锈钢老鼠”系列因塑造了科幻小说史上最成功的反英雄形象而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欢迎。

哈里森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 在那儿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两个年头后, 他随家人搬到了纽约。哈里森的童年, 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 他的父亲为了躲避债主, 携家人频繁搬家, 这使得小哈里森交不到任何朋友。作为家中的独子, 孤独的哈里森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和绘画, 每周他都会从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借来一大堆图书, 而他最喜欢的就是科幻小说。

1943年, 哈里森中学毕业后不久, 应征加入了美国空军。在服役期间, 哈里森凭借精准的枪法获得了神枪手勋章。虽然哈里森对飞机情有独钟, 不过, 他并没能开上飞机, 而是待在地面修理战斗机武器瞄准系统。除此之外, 他还在军中担任过机械师、卡车驾驶员及枪支使用教师等职。

哈里森认为, 是战争终结了他的少年时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哈里森一直坚信, 战争平白无故地夺走了他三年时光。在很多作品



THE UNIVERSAL ADVENTURES OF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不锈钢老鼠的宇宙冒险

导
读

当中,他都表达了自己对军旅生涯和军事活动的厌恶。不过,哈里森也承认,战争培养了他的独立工作能力,而这种能力为他在职业作家生涯中取得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

军旅生涯带给哈里森的另一个收获是世界语。服役期间,他在参加一次世界语讲座时得到了一本《世界语十七课速成》。从此以后,学习世界语成为哈里森打发无聊时间的最好办法。战后,哈里森回到纽约,加入了当地的世界语协会。在他的作品——特别是“不锈钢老鼠”系列作品中,哈里森将世界语发扬光大,使它成为全银河系的通用语言。1985年,哈里森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的荣誉会长。

二战结束之后,哈里森离开了军队。经过一段无所事事的时间之后,哈里森进入纽约亨特学院学习美术。完成学业以后,哈里森开始为《银河》(Galaxy)等科幻杂志配制插图,他也因此成为许德拉俱乐部(Hydra Club)的成员——很多著名科幻作家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如艾萨克·阿西莫夫、西奥多·斯特金和莱斯特·德尔·雷伊。不久,同为俱乐部成员的代蒙·奈特邀请哈里森为自己主办的杂志配插图。事不凑巧,哈里森在工作中染上了流感,哆嗦的双手没法拿起画笔,于是,哈里森便坐到打字机前,完成了他的科幻处女作《岩间穿行》(Rock Diver)。他把作品交给代蒙·奈特,后者当即用一百美元买下了它。

1956年,哈里森辞去工作,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年的职业创作生涯。最初,他以“死亡世界”(Deathworld)系列和发表在《惊异》(Astounding)杂志上的一系列作品跻身于一流科幻作家的行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不锈钢老鼠”系列的成功将他一举推上职业生涯的顶峰。到九十年代,随着“伊甸”三部曲(West of Eden Trilogy)的问世,哈里森的创作生涯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他开始创作拥有深厚知识底



THE UNIVERSAL ADVENTURES OF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不锈钢老鼠的宇宙冒险

导
读

蕴的架空历史小说。哈里森的最新力作是“星条”三部曲(Stars and Stripes Trilogy)。

哈里·哈里森的科幻小说类型多样,既有基于科学理论的探险故事和架空历史小说,也有讽刺小说、幽默小说和涉及严肃主题的作品。在创作科幻小说的同时,从1968到1991年间,哈里森还编辑了十多部科幻小说选集,其中包括九部“最佳科幻小说年度选”、三部“十年最佳科幻小说选”。

1976年,哈里森组织了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大会。这次大会在都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哈里森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哈里森十分喜爱旅游,从1956年成为自由作家开始,他携妻带子,足迹踏遍美国各地。除此之外,他不仅在墨西哥城、英国伦敦、意大利卡普里岛、丹麦哥本哈根、爱尔兰都柏林等多个城市居住过,还曾访问过俄罗斯、南斯拉夫、巴西、日本和中国等国。丰富的旅游经历,成为哈里森科幻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不锈钢老鼠”系列是哈里森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共有十部。像《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一样,“不锈钢老鼠”系列的写作顺序与故事发生顺序并不相同。本次出版的六部作品按故事发生的时间,排序依次为《不锈钢老鼠的诞生》、《不锈钢老鼠参军记》、《不锈钢老鼠高唱蓝调》、《不锈钢老鼠落入法网》、《不锈钢老鼠复仇记》和《不锈钢老鼠拯救世界》,其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不锈钢老鼠落入法网》出版于1961年,而最后一本《不锈钢老鼠高唱蓝调》则出版于1994年。

“不锈钢老鼠”系列小说的主角并非一只老鼠,而是一个名为詹姆斯的人——此人相信,既然在今天的木结构房屋里有血肉之躯的老



THE UNIVERSAL ADVENTURES OF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不锈钢老鼠的宇宙冒险

导
读

鼠,在未来的钢铁结构建筑里面就一定会有不锈钢老鼠。与此对应,在人类社会当中,无论是过去落后的年代,还是未来无限发达的世界,也都会存在某些独立于社会之外、不受社会规则约束的个体。詹姆斯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带有强烈反叛个性的典型代表。

英国著名作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在读到“不锈钢老鼠”系列作品时,曾赞誉哈里森“写出了科幻史上第一部流浪汉题材小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锈钢老鼠总是独自对抗整个宇宙。他一方面无法无天,一方面却又遵循着严格的道德准则。为了实践自己心中高尚的道德规范,为了避免成为庸庸碌碌的失败者,他一次又一次地做出种种出人意料而又令人忍俊不禁的事情。反对平庸,勇于冒险,对陈规陋习、迂腐体制不屑苟同,都使“不锈钢老鼠”成为离经叛道的代名词。

人的生活不能没有思考。尽管詹姆斯的一些思考愚蠢可笑,但他仍然在思考着、行动着,他也因此而获得了丰富多彩、不同寻常的人生。同时,詹姆斯身上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也让他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心。

或许,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不锈钢老鼠”那样的好运气——在危机重重的冒险生涯中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去希望,去追求,去体验。这种执着的生活态度,造就了不锈钢老鼠,也造就了无数个性鲜明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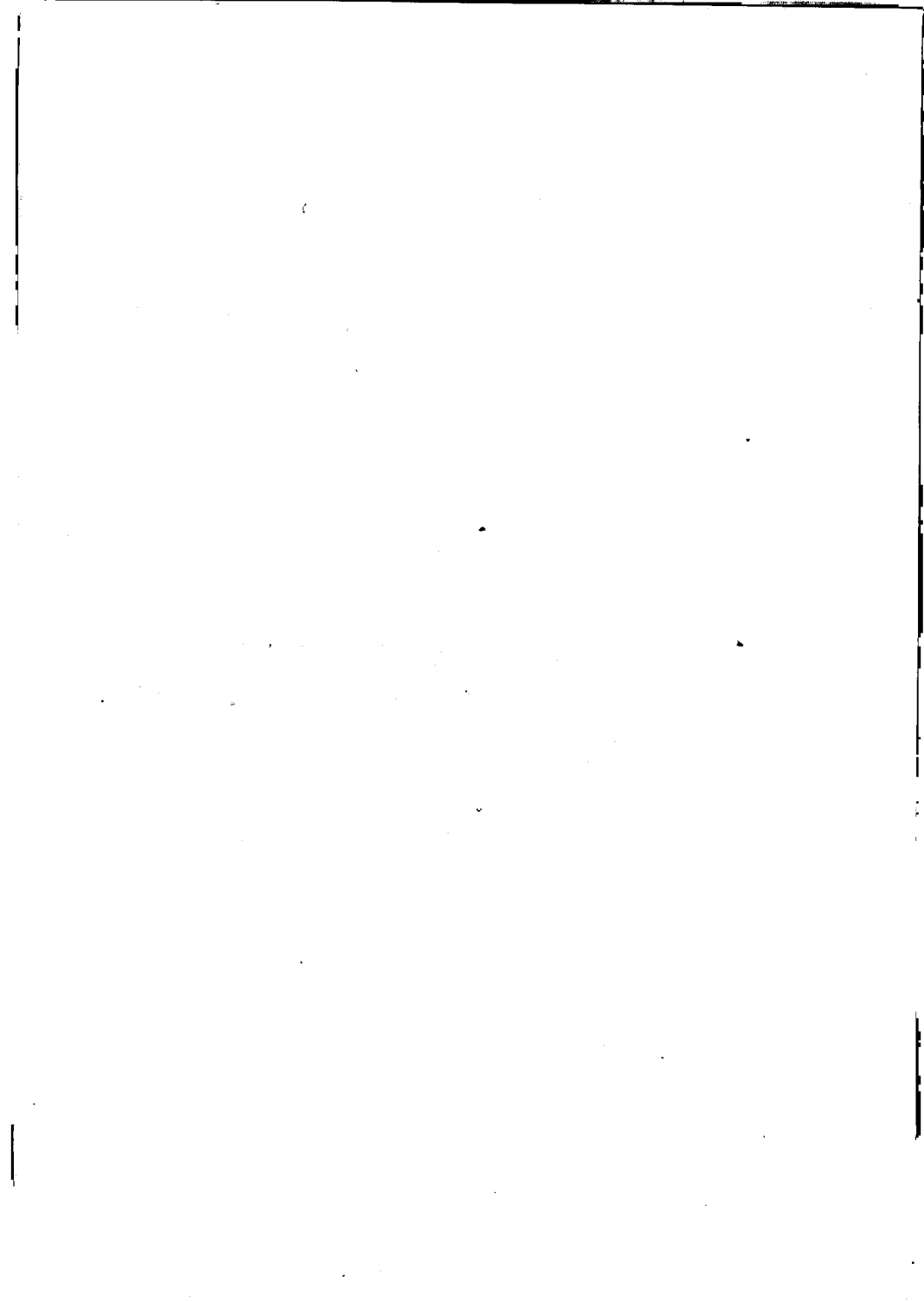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ADVENTURES OF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不 锈 钢 老 鼠 的 宇 宙 冒 险

不 锈 钢 老 鼠 高 唱 蓝 调

THE STAINLESS STEEL RAT SINGS THE BLUES



第一章

要走上一面墙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要走过天花板如今看来更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的努力完全是徒劳。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我用双手抓住天花板，双脚却无法移动，于是，我关掉了手上的分子吸附手套，仅靠脚上的靴子附着在天花板上荡下去。血液冲进我的大脑——这一点完全在意料之中——我一阵恶心，感到极不舒服。

我倒挂在造币厂的天花板上，看着下面的机器冲压单个面值达五十万的硬币。我究竟在干什么？硬币“哗啦啦”掉落到接在机器下方的一排篮子里——答案很明显。我切断了一只鞋底上的吸附能源，整个人差点跟着掉下去。我奋力向前甩动脱落的那条腿，迈了一大步，重新打开吸附能源，将鞋底贴在了天花板上。靴子里的发生器产生了类似分子间吸附力的力场，将我的腿变成了天花板的一部分——至少暂时如此。只要有持续的能源，这种情况就会延续下去。

我又迈了几大步，来到了篮子上空，拼命抵挡住头晕目眩的感觉，摸索着从腰间的超大皮带扣上将绳索扯出来。接着，我奋力弯起腰，直到双手能接触到天花板为止；随即将绳子顶端的圆球贴在天花板上，打开了吸附能源。借助圆球的分子力场紧扣住天花板，我放下双腿，抓住绳子晃下来，血液从我红润的脸庞上逐渐消退。

“上啊，吉姆——别老挂在绳子上晃荡，”我告诉自己，“警铃随时都有可能响起来。”

就在这时，警铃大噪，警灯闪烁，汽笛的轰响穿过墙壁传来。我不



敢多想,已经没时间了。我用大拇指按动能量键,几乎透明的单分子强力绳从皮带扣里“哗啦啦”放下来,将我轻快地放到了房间地面上。我伸出手抚弄了一下硬币,打开随身携带的箱子往硬币堆里“哗哗”地铲了几下,直到箱子里装满闪闪发光的钱币为止。

我将箱子盖好,扣紧,小型发动机嗡嗡作响,将我再度拉回到天花板上。我的双脚依次附着上去,随即切断了分子绳的能量。

房门打开了。

“可能有人闯进去了!”警卫挥动着手中的武器大喊道,“门上的警报器响了。”

“也许吧——但我什么都没看见。”另一名警卫说。

他们四下张望,但却没想到应该抬头看看。但愿他们永远也别抬头。我脸上沁出一层层汗珠,汇成涓涓细流,直滴落下去。

我惊恐万状地看着自己的汗水溅落在警卫的头盔上。

“到隔壁看看!”他大喊一声,音量淹没了汗水溅落的声音。他们冲了出去,房门关闭了。我走过天花板,爬下墙壁,瘫倒在地板上。

“十秒钟,只有十秒钟。”我警告自己。求生是一项残酷的工作,临时想到的好主意也许真的就是好主意,照目前的情形也只能将就了。不过,我现在很后悔看到了那条新闻短讯。

帕斯孔加克星的新造币厂揭幕……这颗星球就是俗称的造币世界……第一次发行面值达五十万的硬币……揭幕式邀请了各界要人和新闻媒体。

听到这段话,我就像短跑运动员听到起跑的发令枪声一样“嗖”的一声冲向前去。一周以后,我拎着箱子,怀揣着伪造的记者证走出了帕斯孔加克星的航空站。即使是齐集的军队和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也没能削弱我的疯狂。箱子里的机器是现有安全检测设备无法探测出来的,射线照射到箱子上时所显现出来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同。我步履轻快,笑容满面。

如今的我却勉力把身子向两腿缩去，面如死灰，两腿累得不停颤抖。

“保持镇静，冷静点——别想得太多。”

我吞下了一片即溶膜包裹的镇静剂。一步、两步、三步，我一脸傲气，步态高贵，面无愧色。

我戴上镶嵌着珠宝的时髦眼镜向大门外望去。超声波影像有些模糊，但却足够让我看清熙来攘往的身影。等到人们走过门口时，我才打开门锁溜了出去，随手将门带上。

挥舞着枪支大声嚷嚷的军人们正推推搡搡地押着我的记者同行们穿过走廊。我转身坚决地朝反方向走去，转过拐角。

在拐角处站岗的警卫放低枪杆对准我的皮带扣。

“拉讷斯瑟吉欧埃斯塔斯塞提？”我假惺惺地微笑着问道。

“你说什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你真的听不懂？”我张大鼻孔哼了一声说，“太没文化了，世界语学得这么差劲。如果你坚持要知道，我就用这颗星球上的俗语来告诉你——听说男厕所在这边。”

“嗯，不对。男厕所在那边。”

“你真是个好人。”

我转身犹豫地朝大厅走去。直到我走了三步路，他那粗大的神经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你给我回来！”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用手指着他。“是在那边吗？”我一边问一边趁转身的当口将瓦斯发送器捏在掌心，朝他“啞啞”喷了两下。他闭上眼睛栽倒在地，沉睡不醒；我趁势从他绵软无力的手中将枪拿过来，放到他胸膛上。枪对我而言毫无用处。我轻快地从他身边走过，推开门走进紧急楼梯间，关好门，靠在门背后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接着，我从宣传资料袋里取出地图，用手指指着楼梯的图例计算。好了，顺着楼梯下去

就是储藏间……从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人正顺着楼梯走上来,脚步放得很轻。警报响起以后,我便飞快地对原计划做出了相应的改动,排除了混在人群中溜出去的简单解决方案。我顺着楼梯一直往上爬了五六段,来到楼梯尽头一扇标记着“克若夫”的门前。在本地语言中,这个词极有可能就是天台的意思。

破坏了三种不同的报警器之后,我才得以推开门溜上天台。这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天台,周围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一些破铜烂铁:水箱、通风口、空调部件——还有一支大烟囱正排放着废气。好极了。

我顺手将钱袋“啵”一声扔到地上,里面装着我所有的乱七八糟的武器和工具。我拧开皮带扣,掏出绳子和发动机,将长绳上的分子吸附圆球连到钱袋上,顺着烟囱放下去。等到绳索被完全放下去后,我将其卷轴固定在了烟囱内壁上。

好了。在所有骚乱平息下来之前,绳索和钱袋都将留在这里,以备我不时之需。你大可说这是一项坐地收钱的投资。随后,我一身清白地顺着楼梯原路返回,来到一楼。

我打开楼梯间的门,又赶紧顺手关好;门外触手可及之处背对我站着一名警卫。既然触手可及,我便拍了拍他的肩头。他惊叫着一跃而起,端起了手中的枪。

“我不是故意要惊吓你,”我甜甜地说,“我好像掉队了。请问新闻记者团……”

“中士,我这儿有一个人。”他嘟嘟囔囔地对准肩头的麦克风说,“是我,没错,我是二等兵艾泽梅特,在十一号岗哨。好的,抓住他。明白了。”他用枪对准我眉心说:“别动!”

“我没想动啊,我向你保证。”

我盯着自己的手指甲入神地看了半天,从夹克衫上拈下一根绒毛,吹了声口哨,尽可能不去理会那颤抖的枪口。随着沉重的脚步声,一名神情严肃的中士带着一支小分队跑上前来。





“下午好，中士。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这名士兵要用枪指着我呢？或者说，为什么你们都用枪指着我呢？”

“把箱子拿过来，给他戴上手铐，带过来。”中士真是少言寡语的人。

他们簇拥着我来到电梯里，这架电梯在发给记者们的地图上并没有标注出来，而深深扎入地底的多层建筑在地图上也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我们搭乘电梯一路下降，鼓膜在压力的作用下嗡嗡作响——下降的楼层数大约同摩天大厦相当。我意识到自己这回算是贪多嚼不烂了，心也随之沉了下去。我被推出电梯，来到地下某个楼层，然后被人拽着穿过一道道关门落锁的大门，终于来到了一间令人倍感压抑的房间。按照惯例，这里点满了明晃晃的灯，没有灯罩，凳子也没有靠背。我叹了口气坐下。

我试图开口说话，但没人理会我，也没人查看记者证。我的记者证连同鞋子都被人拿走了——接着失去的是身上所有的衣物。我披上他们递过来的令人发痒的黑麻布，一屁股坐回椅子上，根本无意同警卫们对视。

说实话，目前的情形算是一次低谷；等到镇静剂的药效开始逐渐消失时，情况就越发糟糕了。正当我的情绪降到最低点时，扩音器中响起了一段我完全听不懂的指示，我随即被急匆匆地带到了大厅的另一个房间里。这里的灯光和凳子也都一样——但这次，在灯光和凳子面前多了一张钢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位目光冷峻的军官。他指着零散的衣物、箱子和鞋子，想说的话已然从目光中透露出来。

“我是纽热丹上校——你遇上麻烦了。”

“你们通常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待星际记者的吗？”

“你的身份证是假的。”他的语气生硬，说话好像是两块石头在撞击，“你的鞋底有分子发射器……”

“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不能这样！”

“在帕斯孔加克星上就有。这儿有一条法律，禁止随身携带任何威胁到造币厂和星际货币安全的物品。”

“我没做错什么。”

“你所做的一切都错了。你用伪造的身份证件混过安检，打晕了一名警卫，在无人监控的情况下擅闯造币厂——这些行为全都违犯了我们的法律规定。你到目前为止所犯下的罪行足够判你十四次终身监禁了。”他阴惨惨的声音越发低沉了，“但还有比这更严重的——”

“还能有什么比十四次终身监禁更严重的？”尽管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仍能听见牙齿咯咯作响。

“死。这是在造币厂行窃的刑罚。”

“我什么都没偷！”现在我很明显已经开始浑身发抖了。

“这一点很快就能证实了。我们在决定要铸造面值五十万元的硬
币时，就已经做好了全方位的安全措施来防止盗窃。每一枚硬币里面都有一台异频雷达收发机，能接收特殊频率下的特殊信号，并由此确定硬
币所在的位置。”

“真够笨的，”我假装镇静地说，“太不现实了。你们铸造的硬币那么多——”

“所有硬币都已经被装进了厚达十英尺的铅铸金库，能隔绝射线。要是某些硬币不在金库，那么信号就会响起来。”

就在这时，我听见远处传来响亮的铃声。审判我的铁面判官脸上闪过一丝冷酷的微笑。

“是信号。”他说。我们在黑暗中静坐着等待了若干秒漫长的时间。门猛地打开了，警卫们急匆匆地冲进来，将一只眼熟的口袋放到了桌面上。他慢慢拎起口袋底，硬币“丁零当啷”掉落出来。

“这就是你们铸造的硬币啊，我还从来没……”

“闭嘴！”他一声怒吼，“这些硬币是从造币间偷出来的，警卫们发现它们被悬挂在熔炉的烟囱里。他们同时还发现了一堆别的东西。”



“这什么都证明不了。”

“这就足以证明一切了！”他像一条蛇似的猛然抓过我的双手按在桌面的圆盘上，我的指纹全息图立刻出现在空中。

“硬币上发现指纹了吗？”他扭过头问道。

“很多。”一个幽灵似的声音响了起来，桌面上升起一幅指纹图片。他望着相片，冷笑着将其投入一条狭槽。第二幅全息图抬升起来，同第一幅图并列浮现在空中。他按动控制键，第二幅图慢慢飘移过去，同第一幅图重叠起来。

两幅图一闪，合二为一。

“完全一样！”他得意洋洋地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就请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这样才能保证你墓碑上的铭文拼写正确。这得看你愿不愿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死刑又是什么意思？根据星系法律，执行死刑是违法的！”

“这儿没什么银河系法律，”他的音调就像一支葬礼进行曲，“这儿只有造币厂的法律，这里的裁决就是最终审判结果。”

“审判……”我喃喃地说着，律师、控诉、法证材料的影子在我脑海中跃动。

他的声音里没有半点怜悯的意味，嘴角连一丝冰山式的笑容都看不见。

“在造币厂行窃是死罪，审判将在行刑后进行。”